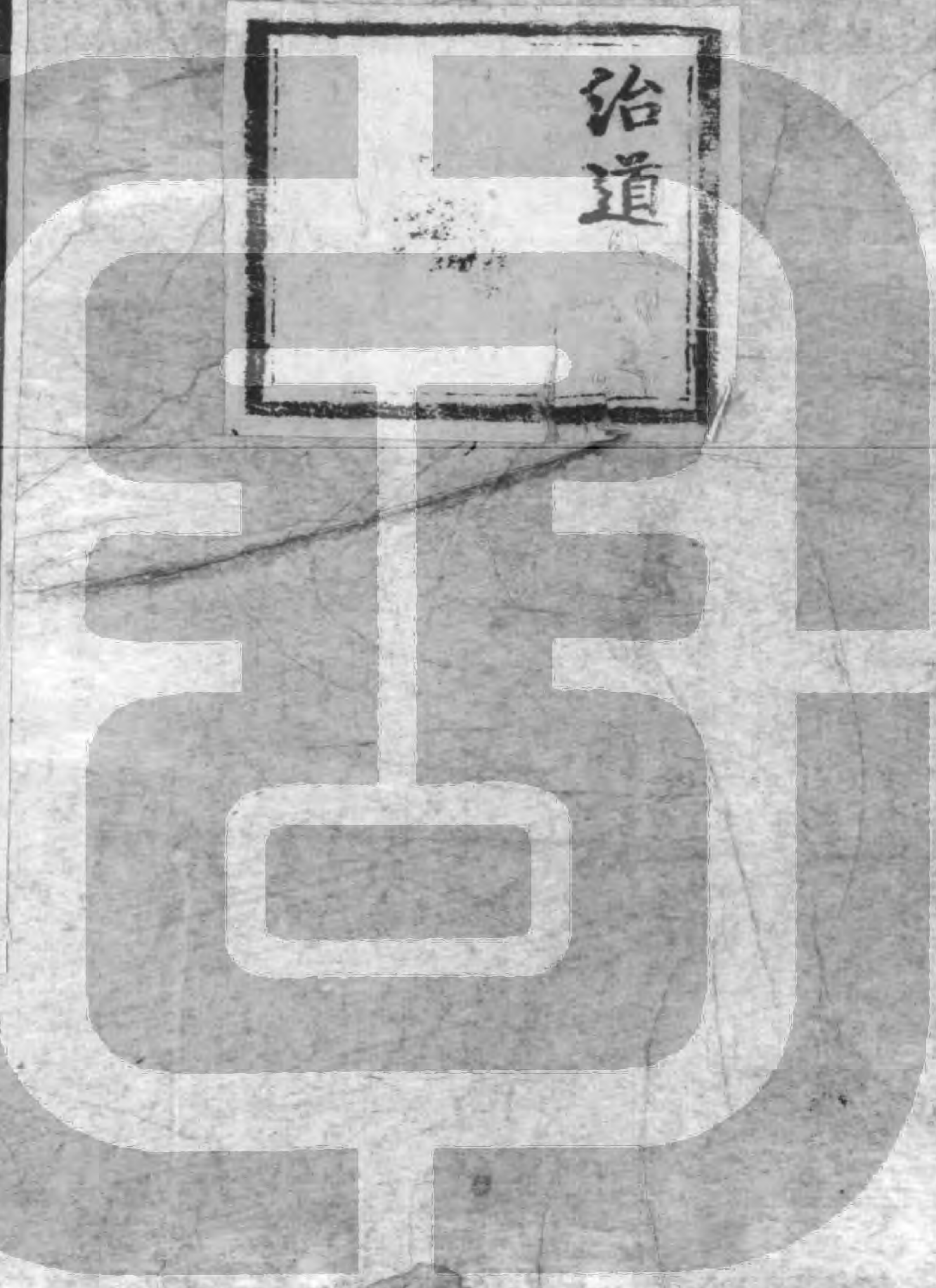


6244
115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二十九
之三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九

治道

唐文宗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到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邠。中書侍郎李石對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彊國其庶幾乎。

上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致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珣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何至哉。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蔽匿深可畏。四人透業深可畏。上下

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具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惑。上優詔獎之。上方務聽納。史館脩撰張昭上疏曰。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者。先儒之不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前經之至戒。究觀列辟。莫不以驕矜怠惰。有虧盛德。恭惟太宗貞觀之初。玄宗開元之際。焦勞庶政。以致太平。及國富兵消。年高志逸。乃忽守約之道。或貽執簡之譏。陛下以慈儉化天下。以禮法檢臣鄰。絀姦邪之黨。延正直之論。務遵純儉以節浮費。信賞必罰。至公無私。其創業垂統之規。如貞觀開元之始。願陛下有始有終。無荒無怠。臣又伏念保邦之道。有八審焉。願為陛下陳之。夫委任審於材器。聽受審於忠邪。出令審於煩苛。興師審於德力。賞罰審於喜怒。毀譽審於愛憎。議論審於賢愚。發寵審於姦佞。推是八審。以決萬機。庶可以臻至治。明宗覽之。稱善。

後周世宗方切於治道。集賢殿學士賈儼上疏曰。歷代致理。六綱為首。一曰明禮。禮不明。則彛倫不序。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一儀不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則群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巨姦不懼。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人之衣冠。樂有章。若人之喉舌。政有統。若人之性情。刑有制。若人之呼吸。農為本。若人之飲食。武為用。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而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獻納。願下方正之詔。廓開藝能之路。士有一技。必得自効。故小臣不揆。輒陳禮樂刑政勸農經武之言。世宗多見聽納。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知相州田錫上疏曰。臣備位諫垣。出官河朔。雖勵忠勤之節。未伸謇諤之誠。尸位自知。傍徨益切。何以方陛下憂勤之寄。何以副朝廷委用之恩。敢不夙夜有思。涓埃效顛。以芻蕘之見。上

希英聖之知。今陛下命以頒條。委之理郡。親民之心。無先於此。苟若所
理之郡。事簡獄空。所親之民。風淳俗厚。所謂活民有術。御下有能。足以
副朝廷任用之息。有以彰陛下憂勤之旨。然事有無從而得。簡獄有無
因而久空。民風未至於淳和。物俗未臻於富厚。雖有活民之術。無從而
施。雖有御下之方。無從而設。况臣闇懦。御下非才。以臣愚蒙。活民無術。
但可言其久弊。恤其未安。久弊者。昔近穿門。鄰於敵境。備邊之費。禦寇
之兵。二十餘年。民不遑息。未安者。今以北狄。通於塞垣。屯兵禦寇。飛芻
輓粟。三十餘郡。民不甚豐。莞權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給旨稍煩。臣
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或偶有出
剩。不詢出剩之由。或偶有虧欠。必責虧欠之過。適年比撲。且管增加。適
月較量。不啻欠折。然國家軍兵數廣。費用屢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征收。
莞權不得。不如此比較。窮盡取財之路。莫甚於茲。疏通殖貨之源。未聞

適變。似不知止。殊無定期。今乞國家以關市之征。定其常數。酒麴之
利。授以常規。或偶有增加。不再求出剩。或偶有虧折。即可合於出剩
時補填。且如州縣征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許之倚
征。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何以言之。民生於利。亦猶魚生於水也。
民困於利。又如水涸於魚也。願更生于諱議。別布新條。當生民既庶
之時。是求理酌中之際。天下幸甚。海內幸甚。臣所聞論旨。稍煩者。臣
嘗讀揚子法言曰。聖人之道。猶日中。又嘗覽太公。韜曰。聖人之道。
猶龍首。龍首能高視而遠聽。日中謂融明而燭幽。人知君有居上之
威儀。臣有奉上之職業。君道務簡。簡則備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
勤則職業脩。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憂民太過。視事太勤。每日早於
崇德殿。受百僚之朝。至日午於講武殿。視萬機之旨。或進呈甲仗。或
揀閱軍人。或躬問縲囚。或親觀戰馬。自西而進者。六詳其詞理。搥鼓

以聞者或徇彼寃誣。皆金口言詞。人人省問。天心揆度。一區分。有以見陛下勞萬機之神。自此見臣下虧事君之職。況今四方無事。多墨盡平。何以勞陛下如此太勤。何以使三公因此無愧。蓋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機或有所未知。文王之心。遂乾乾而夕惕。成湯之意。貴孜孜於日新。然陛下何不移此勤勞於求賢。而不改此精專於選士。諫官則置之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令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今有司指揮。多以劄子取聖旨。官負注撥。必須引見。聽敕裁事。若允當。則既由宸衷。事若未當。則亦歸睿斷。如此皆勞天聽。安用有司。致陛下親事大勤。憂民太過。况官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可以延佇賢良。詢求理道。豈宜使押來日繫。或病患軍人。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息之輩。

引之便殿。得面天顏。陛下則隨事指揮。臨時予奪。其間有驟承顧問。上懼天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寡訥者。口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辨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賜之恩澤。或實以刑名。然睿鑑周通。出令固無於枉濫。而帝庭清肅。終朝豈稱於喧囂。加以修理事宜。或傷頻併。施行詔敕。遂至稠重。禮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絳。喻其以近及遠。漸光大於萬方。以言訓人。可常行於百代。簡而且要。人則易從。繁而又難。人則易犯。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衆以寬。御衆不以寬。則獲罪者多。臨下不以簡。則犯令者少。况帝王有常道。禁令有常程。施令貴平。必行。設禁貴乎必止。若令之無節。奉而行之者必難。禁之無時。違而止之者亦寡。臣所望。網利大密。既如彼。綸音稍類。又如此。願陛下寬臣敢言之罪。察而宥之。望陛下聽臣敢諫之言。擇而行之。臣復有未諭聖意之事三。又有奏請可行之事。

二。未諭者。今內職諸司各有公廨。禁林近侍各有大廳。中書是宰相
職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虛置磨勘一司。較
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曠言是職。未屬考功。豈考功
之職不備。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雅稱。深損大綱。此臣所謂未諭聖
意之事者。一也。其次御史臺木。不禁人。今為繫囚之所。大理寺舊來
置獄。今為檢格之司。授人之職。本貴當材。鞠獄以情。者自然無濫。或
諸侯有大過。或百姓有深冤。乃命臺官委為制使。憲府之風。現自別。
刑曹之按鞠。無疑。今則或搨訛。聞天。虛詞詣闕。多在殿直承旨。便為
制勘使臣。殊非理獄之才。驟至鞠人之罪。其間有不明推勘。因致淹
延。或未曉刑章。妄加深刻。既以制書之命。實乎細紕之中。上畏嚴
威。誰敢拒捍。及當錄問。皆伏無詞。雖罪致徒流。必該申奏。按既圓備。
即據施行。豈無陷於非辜。豈無一失於有罪。虧陛下慈仁之旨。損朝廷

欽恤之息。此臣所謂未諭聖意之事者二也。臣每讀史書。至於文集。
或匹婦有廉正之節。野人有孝弟之風。尚旌彼門閭。或賜之粟帛。將
以勵澆漓之俗。亦以行風教之規。脩身者由此彰名。尚義者因茲立
節。今國家官僚遠官。不得般家。父母云亡。不得離任。墨練視事。寧安
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深損聖人之教。此臣所謂未諭聖意者三也。昔
漢文在位。稱為刑措。歲終斷獄者三十。此蓋民安其業。乃無咎於刑
章。物失其宜。必自罹於天枉。是以聖人見一物失宜。則必加惻隱。知
一夫失所。則必動哀矜。御一衣。思天下文工之勤。嘗一膳。思天下農
夫之苦。故尚書曰。不敢侮鰥寡。周易曰。信及豚魚。豚魚至微。信猶能
及。鰥寡至賤。侮不敢加。有以見聖人用心。無微不至。聖人施惠。無所
不均。今河朔數州。衙前軍將。應宣命配菜之者。多江南兩浙之人。雖
曾有敕文。許令自便。然各無去着。猶係職名。其間有不請衣糧。只望

美使設有得該請受。多是折支。時寒無衣。日餒無食。老小相聚。凍餓貧窮。羈旅無圖。咨嗟愁苦。與其配之而無用。孰若捨之而放歸。此乃可言者一也。今國家封疆甚廣。州縣至多。今錄闕負。據實勞而遷授。簿尉滿任。按歲月以除移。其間廉吏雖多。抑亦貪夫不少。貪者偶無彰露。刑罰寧加。廉者未有升聞。旌酬弗及。言乎賞勸。似未精詳。宜委諸州。遍令申奏。州有樂縣。縣有樂負。奏其善者。則不善者自彰。奏其廉者。則不廉者自顯。或就加獎飭。或聊與轉遷。則廉能者既有所歸。猥濫者寧無自愧。揚清激濁。實為致理之先。易俗移風。宜自親民之始。此臣所謂可言者二也。臣縷陳鄙見。煩黷聖聽。臣不任惶恐戰慄之至。

淳化二年。監察御史張觀乞體貌大臣。簡略細務。奏曰。臣憑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于庭。司察不如儀者。舉奏之。曰。見

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亦煩勞。至于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豈待褻瀆至尊。實以輕紊國體。况帝王之道。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列於緝素。垂為軌範。不可不謹也。若夫方今之急者。匈奴未滅。邊鄙猶聳。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奢風尚熾。縣道未治。逋逃尚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墜典未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與之商榷。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正觀初。始置崇文館。命學士耆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際。則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榷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為不朽。况陛下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幸望端拱。獎旌。回視反聽。釋循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近位。闡揚真風。上為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為子孫。建不拔之業。自然成康文景。不獨專美於昔。

時堯舜禹湯自可追蹤於今日。與夫較量金穀。剖折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者。安可同年而語哉。

真宗即位。知代州柳開上言曰。國家初業將四十年。陛下繼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群小畏服。又西部今雖歸明。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為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兇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

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車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更召驍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為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已上。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

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
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
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伺隙則致于
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
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
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即斷。合行
即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寔荷恩寵。辭狂理
拙。唯聖明恕之。

比部員外郎刁衍上疏曰。臣聞天下大器也。群生衆畜也。治大器者
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故聖人謂莫神於天。莫富
於地。莫大於帝王。又曰。帝王乘地而總萬物以用人也。則知萬乘之
尊。一人之位。等天地之覆壽。若日月之照臨。可不慎思慮以安民繫

懷舒而被物。所以堯舜萬善道以垂化。而民謂之所天。桀紂懷凶德
以害世。而民謂之獨夫。則君之於民。善惡有如是之驗。民之於君。毀
譽有如是之異。陛下纂圖茲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
進善以去惡。避毀而來譽。遵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
人。私罰無及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無以血氣方
剛。而惑於聲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
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

咸平四年。知全州陳彭年奏。詔五事曰。臣准詔在朝文武百官。舉行
轉對。在外群臣。各許上章奏事者。此陛下思納昌言。以安庶彙之意
也。臣雖主愚。初期塞詔。伏惟明睿少賜裁察。今之踐明庭獻封事者。
多逐民間之常務。殊非邦國之遠圖。臣之所言。則異於是。臣聞重華

之世伯禹叙其九州。太甲之朝伊尹陳其一德。武王受命訪洪範之九疇。成王嗣興。制周官之六典。咸同古道。以資化源。伏惟陛下嗣二聖之丕基。御千齡之大統。群臣進用。百姓昇安。誠當煥發洪範。彰明盛德。增脩制度。初立思童。變霸俗於累朝。復王風於往古。使九夷荷其惠澤。萬世仰其聲名之日也。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至近。而可以為遠計者。臣請言之。其事有五。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吏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實經世之要道。致理之坦途也。臣請縷言之。夫置諫諍之官。開獻替之路。堯舜湯武所共然也。何者。以正直之臣。忠信之士。參立左右。專奉箴規。有事必言。有關必諫。足以達四方之壅蔽。資聖主之聰明。今雖有諫官。且無言責。或出屋外任。或兼領餘司。常藉口以自安。少危言而替否。是同虛器。何補聖猷。臣請依六典負數。置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並選孤立無黨。

忠直不欺。言行相符。名實相稱者為之。俱以才授。不以叙遷。使其常立明庶。尋居諫省。入觀朝政。出聽輿辭。或作事失中。或出令未當。或選舉無狀。或獄訟有寃。小則上章。大則廷諍。然後聖主察其所言。可者從之。否者罷之。歲終以言事之多少。為課最之高卑。忠謹盡規者甄升。依阿固位者懲責。自然人皆竭節。政必無邪。臣下不敢偷安。朝廷得以震肅矣。又人命所繫。在於法官。官或非才。人必無告。古者按大獄。議大刑。雖本於法律。亦輔以經義。故釋之定國之為廷尉。則無寃人。張湯趙禹之列九卿。乃名酷吏。國家重文學之選。雖刑法之司。故其屬僚。未得盡善。用忠恕之道。則為曠官。徇刻深之文。乃名奉法。唯格律而是守。豈經義之能詳。若是。則囹圄何由空虛。鈇鉞何由偃息。臣請今後廷尉官屬。或委所司。謹加銓擇。不拘資叙。唯擢才能。使其理一成之刑。務於平允。用三尺之法。志在哀矜。無以愛憎舞文。無

以高下希旨。自然民知恥格。時洽和平。又法令者。國家之權衡。生民之衝轡。貴於簡易。惡乎滋章。久用則民知適從。數變則人無所措。近者陛下知制敕之頻降。懼條科之太繁。旋軫聖謨。特令刪定。既經歷之者。皆是名臣。別措置之間。固皆合理。而詔書頒下方及於論年。後款施行。又將為累百。或刪去者重為條貫。或已有者更亦申明。無益憲章。徒繁簡牘。且理遵畫一。則史無以欺民。令或煩更。則人得以弄法。損益之際。豈不明哉。古人有言。利不十不變法。誠謂此也。况先朝求理之心。陛下繼明之志。詔令一出。夷夏同歡。縱少有闕文。亦無妨大體。豈煩改作。一致多門。臣請今後有上封言事。請變格法者。非有大益。毋改舊章。庶使號令愈明。刑辟漸措。又理世之端。審官為本。審官之道。用賢為先。不在具員。但期得後。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省事不如省官。今國家州郡在廣。官負太多。無益公方。空虛國用。使

有才者莫盡其力。不肖者得容其姦。請以臣所親經證其利害。臣前任蘇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疾病。獨臣與判官崔端任其事。次壽州通判日。知州喬維岳喪亡。支使甘鴻漸差出。獨臣與推官陸文偉同官。此時區分獄訟。決遣文書。皆得及期。亦無闕事。即今蘇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三員。壽州知州通判外有職事官四員。官負既眾。事亦益煩。增守吏之衙參。添簿書之壅滯。又臣本州洵陽縣計戶一千一百有官三員。漢陰縣計主戶六百有官二員。率皆人戶彫疎。路岐荒僻。詞訟絕少。租稅甚微。徒使安閑。固無勤績。臣每見知郡推官。軍監判官。並名初等職事。然有名雖知郡。而事益藩方。額是軍監。而務多州府。或當要道。或在邊庭。其間知郡。則有推官。而關判官。軍監。則有判官。而無通判。監官錢穀。詳斷刑名。凡所責成。莫非繁劇。然其請受少於判司。勞役不均。賢愚共見。臣請特選明幹朝臣。與諸路轉運

使相度管內州縣。有公事簡少。官屬過多。處益量減省。所減之俸。依司理司法參軍例。添給初等職官。是則冗長之處。既以減負。要用之官。又各加俸。自然官無虛設。人皆竭誠。創此新規。益先至理。又為邦之道。莫切於求賢。求賢之方。莫先於公舉。然隄防不峻。則濫進之路。與憲綱稍嚴。則明敷之典廢。期臻多士。共振宏綱。臣請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並進狀舉官自代。各隨所長。具言其狀。或以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強明。或以清白。務在撫實。不許飾詞。儻所諳知。無避親黨。既經御覽。即付宰司。俟其年終。具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使。在京者。委本司長官。更詳其能。以驗所舉。如薦揚既數。採聽非虛。即為量才。各加進用。其後或不脩操行。故瀆彞章。則舉主依法科刑。以懲舉。或政績殊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隨事旌酬。以褒進善。賞罰既信。清濁自明。蓋採群議。則人無以私。有常規。則衆皆知勸。清源

正本。其在於茲。臣又伏見唐太宗常召公卿。諮詢理體。群臣多拘近俗。莫有遠謀。唯獨魏徵請行王道。太宗既從其議。果致太平。中華則外戶不扃。四夷則重譯來貢。艱難屢作。而締創益新。豈非盛德在人。餘慶及後。所致歟。國家功成理定。遠肅適安。萬彙宅心。九夷拭目。以陛下之聖德。跨越古先。誠宜鄙晉魏而不談。小高光而獨出。行清淨神明之化。恢仁義慈儉之風。然後舞干羽。以為甲兵。畫衣冠。而為刑辟。坐明堂。而朝萬國。登岱岳。而禮百神。則天下之民。無聲而應。海外之俗。不召自來矣。

咸平五年。河陽節度判官張知白疏曰。臣聞創王業。期於無窮者。必政事為基。是以王業盛者。其政事必經。久可取。遠大可法。然後遠見治平之運。竊以古今之言事者。鮮不以防邊為急務。多舉西北二隅。攻守之事。以獻方略。由是奇兵之謀。紛然競起。夫五行之中。金為兵。

以五事配之。則金為義。兵之為用。實不可去也。乃知言弭兵者。罪莫大焉。夫戎狄者。亦天地之一氣耳。其性貪暴。惡生好殺。與中國絕異。是以史籍所載。京師為陽。而諸夏為陰。蓋取諸內外之義也。夫陽主生物。陰主殺物。故知四夷擾邊。不足異也。在制之有道爾。又和鑿為陽。愁苦為陰。王者必先內和人心。而後制四夷。此崇陽抑陰之義也。臣伏見去春大雪。今夏暴雨。稽洪範之書。則繫乎咎惡之文。伏惟陛下自即大位。日謹一日。而復溫厚恭肅。祇畏勤儉。討論方策。思廣治道。聖德無缺。則咎惡何從而起。豈非政令之間。有不便於天時者乎。今夫春者。發生之月也。可生而不可殺也。國家每歲春夏將交之時。禁止採捕。是仁及鳥獸。今建寅之月。三元之始。孟夏乃是正陽之月。况正律所載。有秋分已前。不決死罪之制。月令當春。則曰無肆掠。不可以陰政犯陽。又曰。宜行仁而不可以舉義事。及夏。則曰。挺重囚。出

輕繫。並無決死之文。唐朝志依此制。若罪在十惡。尤為巨蠹者。則決不待時。自唐氏失馭。政事多隳。今刑統內。唯存晉天福七年敕。立春兩日。不決死罪。蓋以天福之間。方為戰國。天下生靈。犯罪戾抵。淫刑者。不可勝紀。殺戮之刑。僅無虛日。故不可全避。春夏盛德之月。止取其兩日。以代兩季。今天下每歲。所決大辟。至鮮。一歲之中。凡有二十四氣。每歲各主十五日。臣以為天下列郡。每歲所決死罪。雖不可禁。春夏兩季。亦可於立春。立夏氣至之時。各禁十五日。以應一孟之節。全殺生之陽氣。若罪在十惡。決不待時者。亦可改斬為絞。以免流血之刑。自餘雜犯死罪者。若有已斷具獄。可取半月外行決。其邊防屯兵之地。以軍法從事者。不在此限。又按禮經。季夏中氣之後十五日。不可以興土功。為土將用事。氣欲靜也。請詔天下。每歲起季夏中氣。至立秋節半月內。非邊陲防警。捍敵浚城。及脩治隄防。以禦水害。餘

並不得起創土功。其整葺墮頽者不在此限。臣又聞周禮大官其一曰秋官主刑。又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命有司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秋分則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無或枉撓。此並順上天行肅殺之令也。今使決獄多不拘於此時。或在三春。或當九夏。雖勤恤庶獄。慮有滯留。其如未順四時之令也。欲望自今除盛夏仍舊降詔恤刑外。每歲自孟秋中氣之後。秋分前。遴選周行分道決獄。如此則順天行刑。而又四方之風謠。因之得以知。列郡之條綱。因之得以振。且一歲之中。必順令決獄。與其行之於別季。不若行之於此時。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所以見王道盛也。今法令之文。大為時所推尚。自中外由刑法而進者。甚衆。雖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也。然則刑法者。治世之具。而不可以獨任。必參之以德教。然後可以言善治矣。夫德教之大。莫若孝悌。若捨此而欲使民從化。

是猶釋舟楫而求濟於無疆涯之津也。故宜旌勸孝悌以厚風俗。臣伏見朝廷明有詔命。優恤孤窮無告之民。令異其姓名。別為一簿。每遇有科徭賦斂。則令去重就輕。蠲勞為逸。斯則蘇疲羸之一術也。其如官吏鮮能奉行成制。鄉縣之內。自而別致慘舒。若令佐盡得其人。則孤窮無告之民。皆得上簿。不得其人。則委之人吏。責自鄉胥。徇私任情。移易貧富。嗷嗷之民。誰敢吐一言以伸訴。必至於委棄溝壑。是故將欲興禮義。先在舒民心。將欲舒民心。先在均貧富。將欲均貧富。先在正簿書。養民之道。郡踈而縣親。故知百姓之長。不可不精採擇。蓋列郡之牧。數至少。而睿鑒可以周知。宰序之任。官至卑。而朝廷難以偏察。吏親民之官。廉而不明者。則失於馭下。明而不廉者。則傷於徇私。必待廉明兼備。中和在躬者。然後可用。是故備其位者。則多。中乎選者。彌少。邦國至大也。庶官至衆也。有人而置諸散地。未可知也。

當其位而不使盡其心。亦未可知也。臣是以夙夜為國家思求人之術。宜歷選周行。經公舉者而用之。使先在大邑。試其政事。期年之間。較其成績。苟能正其簿書。均其戶籍。而孤窮之民得庇於上。然後酬之以不次之恩。臣又聞聖人居守文之運者。將清化源。在乎正儒術。古之學者。其事簡而有限。其道精而有益。今之學者。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至於經史子集。其帙殆萬。在於前者。志謂之古法。在於編者。志謂之古書。殊不知法有可法。不可法也。書有可傳。不可傳也。若盡使知之。則可謂勞而少功。博而寬要。當年不能究其學。累世不能窮其業。今進士之科。大為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故就試者。懼其題之不曉。詞之不明。唯恐其學之不博。記之不廣。是故五常六藝之意。不遑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着。非徒不得專一。又使言主其

中。何謂其然。且群書之中。真偽相半。亂聖人之微言者。既多。背大道之宗旨者。非一。若使習而成功。得不採淳粹之性。蕩中正之氣。其為吏也。安能分挈治柄。使教令必行哉。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知為儒。不可不重其所習。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此仲舒議漢之失。引春秋大一統之說。言諸侯統於天子。不得自專。亦猶百家之說。不得與聖教並進。懼乎亂皇王之大道也。今之世。望漢之世。其章句之學。彌盛。而異端之書。又滋多乎數倍矣。安可不定其成制。裁况夫儒者之術。不以廣記隱奧為博學。不以善攻奇巧為能文。若使明行政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不必使出於典籍外。參以正史。至于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並斥而不用。然

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捨聲病之小疵。如是則使夫進士之流。知其所習之書。間而有限。知其所學之文。正而有要。不施禁防。而非聖人之書。自委棄於世矣。不加賞典。而化成之文。自興行於世矣。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上奏曰。臣聞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皆非謂陰拱黃屋。不親庶政。納進熟之計。受蒙成之福。蓋言聖人勞於求賢。逸於得士。左右前後。股肱耳目。皆任循良。一人虛心以感天下。則可以無為矣。夫天者君道也。四時者臣道也。君道清明以象天。臣當生殺以象四時。仲尼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古先聖王靡不由此。國家中外清謐。朝廷肅雍。陛下親視萬機。勞神日昃。至有論報刑徒。簡稽卒伍。皆抵軒陛。寔煩清問。臣聞百官承式。各有司存。正則有賞。濫則有

罰。但令各守條章。豈皆取必於上。若陛下英睿神聖。無得而量。至於耳目視聽。固亦有限。日出臨朝。奏雲集。決其大綱。奮其宸斷。猶不暇給。况親其委細。勞其聖躬。臣切恐違上事宗廟。于撫億兆之意。願陛下選任賢達。責成冗事。應論罪闕。卒之比。自非國家大計。理干政教者。稍委之。所貴庶政簡能。符合太一。宸體逸豫。永享萬壽。是則塵露之微。少裨萬一。

仁宗天聖三年。太理寺丞范仲淹上疏曰。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取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知行之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

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俗。風俗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之壞。則為來者之資。唯聖帝明王之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我聖朝千載之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敷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粗且

之事。則嘗聞之。聖人救之以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以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陣。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少者。未知戰爭之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連

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曰細事。噴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隘。其或思信不守。霧端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無功。再叩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遠其等差。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壯士象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鬥之間。拔卒。將豺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其中。此聖人居安思危之備。備一無用國家之權也。惟聖意詳之。臣

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不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閣。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成大化也。暨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閣。自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負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

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集樂石為虛言。以陳絲髮為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世。大勲之後。立賢為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濫請。而後大防一陳。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目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眾怨。不敢上言。遂合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迺相奔競。至有訟爭。而况脩辭者不求大材。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

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遜。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非國家之福也。儻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舜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典刑。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難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唯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

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踈。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為美言。骨鯁似強。多為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踈。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臣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及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觀鑿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方之意。况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

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又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為巡幸。伏望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為迂說。不以淺末為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

兩地。出入萬機。萬機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為實。而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偽而辨。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正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鑒。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為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許為直。以詐為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慶曆中。參知政事范仲淹。又答詔條陳十事。疏曰。伏奉手詔。今來用

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陝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避。無章得象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世急務。可以施行者。並須條列聞奏。副朕拔擢之意者。臣智不逮人。術不通古。豈足以奉大對。然臣蒙陛下不次之擢。預聞政事。又詔意丁寧。臣戰汗惶怖。曾不獲讓。臣聞歷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禍亂必生。何哉。綱紀浸隳。制度日削。恩賞不節。賦歛無度。人情慄怨。天禍暴起。惟堯舜能通其變。使民不倦。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則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清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

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朝。建官至少。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為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而有為也。衆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飡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弇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賢。不肖渾

淆。請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隳。生民久苦。群盜漸起。勞陛下旰食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政。而致其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瀾。權勢子弟。長為占據。有虛食廩祿。待關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恪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有一負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勘。若因陳乞。并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

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期。并非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住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上。其庶僚中有高才異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著聞。有補風化。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為衆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

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上。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如此。則曰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其正

郎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奏許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郎帶館職。負外郎。并省府推判官。外任提調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一

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覽群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為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地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三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即委兩

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王殿
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
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曰精貢舉。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
各教其所治。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有。謂。為。行。道。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天府。太廟。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
安宗社。故拜受其名。歲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歲既久矣。
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
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
庭。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之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
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
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
其亂哉。臣請諸路州郡有學校。亟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務

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策論而後詩賦諸
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辭藻。必明理道。則天下講學必舉
浮薄知勸。最為至要。內歐陽脩等奏。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而考
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昔人擇格。不能創習策論。亦不能旋
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
後詩賦。詩將三場。文卷通者五。不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
進學。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十道。如不
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負前詳說七通者為合格。不會經旨者。三
舉已上。即逐場所對墨義。依自是不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
日。須八通者為合格。又外郡解送進士諸科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
考其履行。然後取以墨義。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
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

持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較日久。賢少弊詬。及衡試之日。詩賦文翰。其為一場。既聲高而拘。意思不遠。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末學淺近。備拾科級。既鄉舉之慶。未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宣兩地。來較。然後御前放榜。此為至當。內三人已上。即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為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

為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為優。其可墨義通者為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只是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即古之諸侯。一方之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盛明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陞為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者惟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院。按察院。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人。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

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
縣令並十人。逐州知州通判。自開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管所舉之人。
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
縣令。共具合八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省詳定。得允當。然
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為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
寬於賦斂。各獲安寧。不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曰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
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賢。養賢之方。
必先厚祿。厚祿然後可以責廉。陽安職業也。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
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
五七年不替。罷者或纔罷者。便一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贍。士
人之家。無不自足。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
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

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
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貨債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來見
逼。至有冒法受贓。賒舉度日。以不取賈販與民爭利。既非負罪之人。
不守名節。吏有姦賊。而不敢報。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姦吏豪民。得以
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去。其冤不得訴。徭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
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祿之士。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
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
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能聚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連日
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一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
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差法。以直為
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惠
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薄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

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留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脩。則衣食足。衣食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涉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畝。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業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帛常貴。江浙諸路。歲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輦運之費。每歲共用錢二百餘萬貫文。又貧弱之民。困於賦歛。咸伐桑棗鬻而為薪。勸諫之友有名無實。故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農利之中。

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時。本國歲飢。則乞糴於鄰國。故各興農利。自至豐足。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為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道。則潮泥不得而堙之。雖有堤塘。可以禦患。惟時脩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太平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甚至一貫文者。

比於當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
卑濕積潦之處。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溝
已堙塞。復將為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
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合開河渠。或築堤堰。陂
塘之類。並委本州軍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
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飢歲。上無責糶。
則東南歲糶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
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
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備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
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
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兵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

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
至于喪亡。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
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今西北強
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轂無備。此大可憂也。遠
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進奔。便可直趨關
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充。則必散
為群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凶飢。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
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
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湏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
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
正兵。是為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
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按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

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聖慈留意。八曰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今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戶七萬五千九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千二百。軍戶二萬五千二百。鞏縣七百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遂縣三等。而堪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為窮困。臣請依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為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為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榷酤關征之利。無人煙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績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為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者。人力歸農。其鄉村耆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者。管亦減役十餘戶。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觀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祀上帝。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也。如此。今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籍沒家產。至于寬賦。斂減徭役。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稟者。並從違制。後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剝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未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

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狩之禮。察諸侯善惡，觀風俗厚薄。此聖人順動之意。今巡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及民之事一一施行。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曰重命令。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唯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觀國家每降宣敕，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即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院看詳會議，必可經各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申明會法律官吏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為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失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並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且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即與放罪。仍更相度，別從更改。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

治道

宋仁宗天聖七年。群牧判官龐籍奏。詔論時政。奏曰。臣幸辱班聯。獲當次對。輒陳管見。仰瀆續旒。內揣狂愚。當從震殛。臣聞服忠義者。昏懷愛君之意。被惠養者。咸蓄報恩之心。故有委輅納忠。嬰鱗陳諫。義烈所激。無故殞身。而况生逢盛隆。身事明聖。丁寧詔旨。責其盡言。非臣韜默之秋。實臣啓勸之日也。恭惟皇帝陛下。倚相宗之淳熙。承慈聖之保佑。積德彌盛。涉道日深。罄天咸寧。而自謂未久。在理必照。而退託不明。招尊。鯁臣虛受譴議。不吝過舉。息廣日新。此前王之所難。而陛下之所易。實九廟無疆之福。四海永安之基也。臣是敢竭至陋之識。揣當今之宜。可補助聖治之萬一者。條之如左。伏以推誠任人。則布腹心而事上。懷疑待下。則顯形迹以避嫌。腹心布則下無隱情。形迹顯則上無至理。夫古今之事。固有形迹私而實

公者。邪妄內舉其子而見褒前典。亦有形近公而實私者。王莽親戮其息而終成大盜。是故王者察臣之心而任之。推己之誠而信之。則內竭其公。外宣其力矣。是以唐虞之朝。與群臣之遜而不為比。周東漢之世。並三豆之法而無救衰弱。故推誠之益。如彼。而懷疑之損。若此。謹按唐文皇之世。或言魏元成阿黨者。按驗無狀。沮彥博奏其不存形迹。遂避嫌疑。元成奏曰。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曲亡。或未可知。文皇矍然改容曰。吾已悔之。故正觀之治。與三代同風。又宣宗之時。皇甫湜應制舉。奏語切直。王涯是其舅。時為翰林學士。任當覆其水。不以舅甥之嫌而收之。為貴倖者所怒。及貶涯。虢州司馬。以湜之盛才。而尚不免親累。故元和之政。不至於太平。此乃推誠懷疑之効也。臣愚切竊。死今日似懷疑而待下矣。群臣似皆存形迹。以避嫌疑。陛下疑群臣之私心。臣下必有挾私徇情。以惑陛下之疑者也。臣又謂當考其狀實。還之罪之。一可也。未聞任之而疑。疑之而任也。書曰。

任賢勿貳。又曰。疑謀勿成。此之謂也。而言事之臣。知陛下之有疑也。當以理道。分判公私。昭然不惑。使朝廷推至誠。廣至公。蕩然無猜。以至於大同也。夫處子賤。古之一縣令耳。推誠於下。而吏不忍欺。况國家精擇信臣。置之左右。苟推心任之。自非回邪姦佞。孰不竭心仰瞻。倚屬也。安可謂推誠不可行於今乎。臣切度今之言事者。類皆迎揣上意。指似是之事。以成其疑。是致上之益疑也。則其意似欲陛下悉疑於下。自取信於聖心。以利其身也。不然。夫豈不知疑之害治也。臣恐防疑不已。則上不知所信。畏避不已。則下無所推。公公信兩虧。事將安決。伏惟陛下至聖至明。臣願陛下推至誠。廣至公。察情偽。以臻太平之治。臣又聞萬機之務。所應至衆。四海之大。所總至廣。必在乎立書一之法。守不紊之條。持其權綱。擊其要命。此帝王所以不勞而制天下也。是故以一制衆。則多至而益整。以繁應廣。則雖久而必亂。故曰。法不一則朋黨生。若然。則發號施令。可得二三哉。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及二十七日。

宣傳聖旨。令群牧司借支帶甲馬二疋。并隨行草料。與新差保州巡檢都監楊懷愍。本司為唯大中祥符五年宣頭節文。今後應有臣僚及使臣脚下已。有官馬。因差遣。並不得乞借官馬。以礙此條。貫遂具劄子於十二月二日進呈。得旨。只令賜馬一疋。自備草料。樞密院出降宣頭之次。至三日。又傳聖旨。都令借帶甲馬二疋。隨行。十七日內。為一小事。四降聖旨。三令借馬二疋。一令賜馬一疋。本司不知所從。遂再具進呈。當月十六日。批降聖旨云。已賜與馬。其劄子更不行。方敢依准宣頭指揮。且樞密院是陛下樞密發命之司也。得旨書依方降宣命於外。頒行之。必陛下又以傳宣。衡之以在京之司職。連大臣。則可以進呈更改。若踈遠之地。使何所依從。夫一州之守。一邑之宰。若政令不一。尚有受其弊者。况一人之威。天下之大。苟命令二三。安得不慮乎。且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故曰。安危在出令。安危所繫。得不謹乎。蜀相諸葛亮有言。宮中府中。皆為一體。以罰臧。否不宜異。同此實先代名臣之言也。

矧今寰宇之大。咸遵一軌。豈宜號令之散。自啓多門。萬一遽置大事。亦如此。比恐致不虞。以成後悔。此遂事既往。誠不當言。臣願陛下謹號令於此。後耳。臣又聞守文之體。必遵於制度。御下之方。在謹於憲法。制度定。則貴不敢驕。尊不敢踰。越憲法正。則寬不赦。有罪猛。不及無辜。釋此二者。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也。唐文宗嘗言為國之道。致治甚難。宰相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此要言妙道也。故法行。則君主重。法廢。則朝廷輕。輕重之理。安危之機。乎。夫祖宗垂憲。軌迹具在。固不可改也。所可改者。請以醫者論之。夫藥所以攻疾也。若疾證已移。不應但守故藥。必更方劑。隨其所移而攻之。則疾應而痊矣。法所以塞姦也。若姦源已遷。不應但守故法。必更條易科。隨其所遷而塞之。則姦息而政明矣。其不可改者。亦請以醫者論之。夫三部之脈。四時之氣。五藥之性。針灸之法。更歷古。今。其可變改也。若制度之設。尊君卑臣。同文一軌。防踰僭。塞倥倥。雖前王後帝。亦不可改易也。凡人見法令。

之有改者。遂謂制度之皆可易也。此世之所以多違越之人也。恭惟國家以聖繼聖。典章開具垂之無窮。自中書樞密院下至百司。政教所行皆有成憲。守而勿失。可致治平。况祥符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并批送合屬中書樞密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小大之政無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奏覆者。蓋恐破改舊制。開啓倖門故也。抑又先帝之深意。不獨自守法度而已。誠欲垂之訓典。冀陛下遵之也。臣伏見頃來傳宣內降。歲有增多。未求巧之人。若事合舊典。理非所創。則雖下有司。不憂不行。其背違定制。創起新例者。下於有司。必法而不可行。故須求傳宣內降。期於必遂。是則因一傳降廢一制度。傳降不已。歲月宮深。臣恐制度存者無幾。制度削則紀綱壞。紀綱壞則上下之分何所檢局。此臣所以日夜為朝廷惜之也。臣願陛下事無大小。皆送有司覆奏。則事機必當。而典制常存矣。然帝王行法。必從近始。伊左右貴戚。畏而不犯。犯而不治。則天下孰敢輕重哉。夫左右之民

貴客之戚。出入禁闥。綢繆寵遇。凡常之見。所望惟恩。望恩不已。驕然漸積。諸葛亮所謂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夫有賤位之心。繼有慢恩之意。未有不猖獗踰檢。縱肆無憚者矣。過惡既盈。然後寘之文法。此前代之亡身覆族者。皆由驕之太過。制之不早。故也。所謂將欲福之。適足禍之。不若以義而斷其恩。以法而制其漸。知有過不捨。則大過不生矣。知無故不賞。則僥望自息矣。諸葛亮所謂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是也。使其操履自守。常有懼禍之心。寵渥所被。必懷感恩之意。永保元吉。與國同休。豈非王者待左右親戚之至仁乎。孰若養癰疽使至決潰也。臣頃為開封府兵曹參軍。伏見王世融因毆本府客司軍將仇保。法當贖銅物。勒勒任。且仇保京府一吏耳。世融貴戚之子也。陛下責其橫恣。越法停官。此實國家用法之至當。而保全戚里之深心也。若陛下制馭左

有責感。皆如世融。則何惠法不行。而人不畏乎。况此數年事耳。固未
忘於聖心。近聞作坊料物庫監官連官掖之戚。侵盜官物事。數而逃。
三司按捕之次。降旨不令窮究。此非臣本職。得自風傳。萬一有之。未
為美事。陛下何不使推窮其事。付之於法。俟其知過後。或因赦文稍
加收叙。或以衣食養。不使任職。若因而悔改。是陛下再造其身也。
此乃公法不屈。私恩亦隆。臣切惑聖斷。異於曩時也。計過則此重而
彼輕也。論屬則彼親而此疎也。議罪則彼加法而此貸刑也。臣恐中
外有或效之者。繩之以法。是同罪異罰矣。因而寬之。是法憲廢矣。昔
漢武帝時。隆慮公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子昭平君贖死罪。
上許之。隆慮公主卒。昭平君驕醉殺人。廷尉請論。武帝曰。法令者先
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帝廟乎。又下負萬
民。乃可其奏。哀不能止。且隆慮帝妹也。昭平帝婿也。復已許其贖死。

而終不貸。貴者。蓋貪言之規小。而廢法之出入大也。故臣願陛下謹法
制以齊中外也。謹覽詔文云。規朕躬之過。大臣伏惟陛下體仁聖之
姿。躬孝睦之德。鑒照古昔。包舉執文。屏絕心。不通聲樂。獎用忠直。
斥遠佞邪。此天下家曉而戶知也。然日月不能無薄蝕之過。唐堯不
能無哲惠之難。故懷多福者小心。累大德者細行。臣是敢竭愚慮。塞
明詔。又云。陳宰政之闕遺。伏以執政之本。士任內銓擇庶官。在外安集
百姓。今官吏非其人。而曠弛之政漸盛。考課不得其實。而升黜之典
或濫。夫官吏之體。奉公束手。以為要。胥史之性。舞文規利。以為資。官
吏不嚴。則胥史縱。胥史縱。則法令壞。法令壞。則民受弊。此必然之理
也。夫欲外律郡國。當先自京師。故曰。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京任之
官。以寬縱法制為大體。以姑息胥史為美。此已相沿積習矣。或有
以公繩下者。則群胥百計而動搖之。誠能動搖。則來者為戒。雖有公

心幹略。安敢施為乎。伏見祥符縣令檢下稍峻。群胥相率遊去。尋而
罷其縣事。是動搖之計行矣。况近年來任上取職者多徇其私便。罕責
於才實。按局廢弛。蠹弊增深。而今之奉公。稍矯前失。朝廷不責狡胥
之陰討。而戒官吏之峻整。臣恐自此孰敢立益公操法。束縛群下乎。百
司觀之。孰不效之乎。百司之胥。既效之。而危其上。百司之官。亦戒之
而縱其下。上危下縱。久而成風。此為胥史謀則得矣。為公家謀何有
哉。使四方聞之。莫可則矣。臣願朝廷遠變此風。無使成俗。要在擇人
而任責之行法。無聽群黨動搖之也。又考課之制。備存令典。景行功
罪。不容隱私。今內外之官。雖有課。皆率無實狀。蓋由刺舉之官。或昧
於察廉。或徇於私曲。推勞舉過多。失公實。意有蔽擿。則果能成職。情
在容掩。則吞舟漏網。考課之司。但據課而已。以入升殿之科。無緣察其
真偽。夫剛正之吏。矧習所以為仇。則孤立而多患。貪黷之夫。益智足

以自衛。則有黨而竄禍。故有幹廉在公。而偶罹文法者。考司即為有
過。而降黜之典行矣。誅剥害民。而賊狀不露者。考司即為無瑕。而升
賞之恩及矣。如此。則降之或在非辜。既無以戒惡。賞之或在有罪。又
無以觀能。實由任選之道不精。阿縱之法不嚴。察舉之官不懼。故也。
臣願朝廷立嚴制。去此弊風。此乃銓擇之闕也。又國之用度。節儉為
先。節儉行於上。則府庫實於內。雖逢災沴之數。水旱之困。上有賑救
之備。則民無流亡之悲。今財賦益厚。而土木之功不息。浮冗之費日
增。儲蓄寡備。而荒殍之民屢困。賙恤之恩不時。此輔臣固當苦言陳
罷土木。削浮冗以存濟之。此乃安集之闕也。儻陛下不輕小臣之言。
曲加裁擇。誠能察情偽。審號令。謹法制。然後責輔臣之公正者。推擇天
下才行而任之。嫌疑之私既去。至公之風自行。名實不亂。賞罰必當。
官曹嚴整。紀綱振張。則詔旨所謂回邪朋比。阿私恣橫。請託貪殘。宜

自息矣。止土木之功。去浮冗之費。則失業之民有以濟矣。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至於諱有司。悼後害。皆非人臣之節也。敢效百慮。冀補萬分。幸當責言之巨。罔避論輸之律。實祈英睿。照其悃誠。

八年。侍御史知雜事劉隨上章獻皇后乞還政。疏曰。臣恭惟皇太后天資聖明。手扶宗社。爰自先朝不豫。萬機倦勤。皇帝養德東朝。選賢咨善。太后預聞政事。參決居多。洎皇帝膺龍躍之期。年尚冲幼。太后承頤託之命。心如金石。垂簾以對群臣。盡力以報先帝。戎夷率服。華夏乂安。終始不渝。中外咸仰。於國家顯隆平之舉。於皇帝極慈愛之情。天地之功。全母子之道。備光輝於簡冊。垂億萬年。然天下治矣。王業宗矣。皇帝長矣。太后勤矣。而猶祁寒盛暑。勞苦聖躬。一日萬機。煩於聽斷。臣聞塵心以致遐壽。澄神以保太和。是以神仙壽同天地者。

不勞心而役神也。臣愚欲乞今後軍國常務。並逐日專取皇帝處分。所貴清神養素。延聖母萬壽之期。內侍問安。成皇帝孝治之德。天下幸甚。

景祐五年。制萊曰。朕蒙積累之休。在幅員之廣。實畏天命。以康元元。思欲恢祖宗之遠圖。追皇王之極摯。躋俗於仁壽之域。陶民於禮義之化。兢兢業業。不敢怠遑。焦心勞志。十有七年于茲矣。而明不燭遠。智不通幽。奉承明訓。惟恐失墜。故深詔有司。詳延天下特起之士。冀聞忠謹實至之言。以補朕之不逮。子大夫卓出群萃。裒然造庭。必有宏謀以塞虛佇。國家託膺寶命。奄向中區。三聖繼明。萬邦作乂。除殘而革暴。蠲苛而薄賦。稼政脩。禮文縟。愛人甚於赤子。廢賢同夫白駒。奇傑魁壘之士。列位于朝。循良慈惠之長。分政于外。求治若渴。可謂勤且至矣。然而革之前。或異論。法制寢講。未協厥中。經費實繁。

而未得其節。樂未諧於韶濩。刑未措於成康。官司或昧於廉平。風俗頗虧於素朴。夷貊雖率化。而時或有陵犯邊鄙者。歲時雖嘉靖。而時有警戒變異者。將朕之不德使之然耶。抑物之有數適當爾耶。子大夫其精心極慮。無有所隱。古之制度可用於今。今之章程有鑒於古。並宜條列。勿事猥并。立樂之方。何以格神祇。而求瑞物。祥刑之要。何以空囹圄。而致和氣。至於遼東多士。憇達庶官。咸有前規。可為來範。唐氏考功之格。善最悉陳。漢家刺部之儀。科條具舉。士民之類。愚衆賢寡。奢儉相尚。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安在。蓋爾微冠。何以革其非心。漠然大鈞。何以致其順序。且道者萬世無敎。而前經有忠文相救之說。法者百王不易。而舊典著輕重異用之宜。戴記為國有九經。所宜銓次。周官辨地以五物。咸為敷陳。式副諮詢。且觀殫洽。固將施之於行事。匪獨取之於虛文。恚意以陳。無撓執事。張方平對策曰。臣

聞昔漢氏始舉賢良文學士。而並以當時之大政。凡治亂之故。施捨之宜。使以經對。所得善者。輒施之於政。故文景之朝。制度興作。比隆三代。得人之盛。由此其選也。今陛下上承先志。選稽治古。祇惕乎安妥之難。戒慎乎事事之備。數詔參聞之士。延致大廷。臨問以保邦制理之道。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茲誠抱器而有心於生民者。發舒其憤願之會。臣不佞學不足以通天人之變。識不足以達古今之務。而竊有志焉。乃今承之。覲然塞舉。大問所及。豈臣愚所能通者。雖然。敢不以承學所聞。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見陛下寅畏天命。以康兆民為心。奉承謨訓。以恢遠圖為志。期躋俗於仁壽。思陶民於誼禮。而退託於不逮。以求忠讜之言。斯以見陛下虛懷於聽受之勤也。伏以聖策有除殘去暴之言。及蠲苛薄賦之念。列愛人重賢之道。叙列位分政之良。斯又見陛下勤恤小民之依。以深察其微隱。屬

精庶政之紀。以博用乎賢才。此帝堯之協和萬邦。周文之思皇多士。而猶慊然興歎。遂懷治古。請為陛下廣其義焉。昔聖王之所以能見天下於戶牖之間。運萬化於股掌之上者。非為一人之明且智。可編見而盡察也。使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則事無所遺。政無不舉矣。欲事無所遺。在乎廣言路。欲政無不舉。在乎正有司。臣聞書稱齊之德。自詢于衆。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古之興王。咨嗟戒慎。莫不箴勅其群下。俾補察其政。故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臨事有瞽史之導。猶衆楚人之求其齊言。不可得也。古之明君。思興治道。曷有不先廣視聽。以平王度者乎。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善司門式云。其無門籍入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同入。或對

問之言。有虧理道。隨即爭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迹也。今朝廷司過拾遺之職。惟御史諫臣。凡厥庶官。無得出位而言者。臣願陛下深留聖慮。遠推治方。益進端亮骨鯁之士。以旦夕承弼清閑之餘。對臨之際。訪之古訓。爰及政事。則嘉謀日聞于黉纊。誠士各薦其見聞。夫如是。則何遠而不燭乎。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故尊主其要。卑任其勞。入君佚於任使。仰成而治。三公論道。九卿分職。群有司各事其事。以故庶務百職。本末條理。今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未鹽貨利。臺抄之細。莫不關決衡石。經煩滯。袁三公下任卿大夫之勞。卿大夫勞領群有司之事。職分名局。不歸臺省。政失其本。事忘其舊。惟陛下考理之要。清化之源。莫若謹諸關樞。執其機轄。委任三吏。切摩治本。使夫總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官之長者。則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要其效。盡其材。而責其成。

官守典司。無相侵奪。有廢取職。必正于罰。如此。則陛下以無為用天。下。群吏莫不各有為。而為天下用。要在乎上。詳在乎下。上下正。則天下治矣。夫如是。又何幽而不通乎。方且優游高廊之上。拱揖羲軒之庭。不為而功成。不勞而治定。易曰。知臨大君之宜。此之謂也。伏以聖策曰。今竒傑魁壘之士。列位于朝。循良慈惠之長。分政于外。求治若此之勤。猶未格于前載者。臣伏讀。至于再。而竊有感矣。臣誠深歎陛下有英睿之度。而臣獨乏將明之材。因循蔽欺。偷取一切。不能作法於治。不能革弊於細。獨貽陛下兢兢之憂也。誠使朝皆竒傑。則朝廷重。而百度正。外皆循良。則上下交。而其志通。雖甚盛德。何以加此。又何前載之愧乎。以臣之愚。正謂朝位。鮮魁壘之器。外官。寡慈惠之師。未足以副聖心。愛人。縻賢之念。爾。雖然。竒傑乃間世而出。循良非比肩而有。亦在人主推擇。而贊勸之爾。何以言之。列位于朝者。忠邪不

可不辨也。分政于外者。牧宰不可不重也。臣聞伊尹成太甲曰。左右惟其人。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僕臣正。厥在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旨哉聖賢之究治本也。堯舜禹大聖智者。然猶相與歎以不知人為憂。此九德所以為帝謨也。至于夫子亦以為知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之所以難者。以其巧言令色之賊實也。夫世之治亂。君之昏明。臣之忠邪。所更而有。雖治世明君。不能使其立朝居位舉忠賢而無邪佞者也。由能親忠賢而疎邪佞者爾。雖亂世昏君。亦未必立朝居位舉邪佞而無忠賢者也。由其近邪佞而遠忠賢者爾。故堯舜之庭。稷契班乎共鯨。幽厲之朝。蘇衛偕乎榮暴。顧上所親而近者孰恆焉。夫欲辨朝位之忠謬者。考其所朋之迹。而志行見矣。察其施作之謀。而材智詳矣。忠莊而端直者。斯則雪霜之松柏矣。諂佞而容悅者。斯亦疾風之蓬絮矣。進斯人也。原其譽之所自。退斯人也。察

其毀之所出。拔茅以彙必有類也。如此則列位之廉賢頗得奇傑魁
壘之士矣。臣聞民政之本在乎牧宰而朝廷之選任其制甚輕。銓審
補除初無差擇。計階而授。循資而遣。或羸弱昏亂。狼頑貪忍。流毒于
下。窮枉無告。刺守奪于權利。坐視其弊而莫之聞者。地相接也。去之
既失之。姑正其末。猶愈於不正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而又時
遣使四出。察群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行四方。得專免二
千石。後漢則有義俗清詔之名。以按郡國。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
亦時遣郎官御史。出廩外事。誠國家舉用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
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時遣分道以察郡縣。守令能否之迹。具善惡
而入報。示賞罰於必行。如此則牧宰之官。心知勸懼。郡縣之政。稍以
澄清。夫是則治民不政者。頗得良慈惠之長矣。聖業日弘。法制復講。
而未協厥中。經費實繁而未得其節。樂未諧於韶濩。刑未指於成康。

官師或昧於廉平。風俗頗虧於素樸。此以見陛下無微不講。無小不
慮者也。夫法制所以未中。以其命令之數易。經費所以未節。以其用
度之無執。樂未諧於韶濩。以其工師之失職。刑未措於成康。以其貨
利之亂制。官師或昧於廉平。以其澄勸之義廢。風俗頗虧於素樸。以
其分度之禮踰。臣請為陛下悉數以終之。臣所謂法制所以未中。以
其命令之數易者。聞之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國之綱
紀。政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目隨解。隄防一傾。則橫流莫制。故為國
之本。為政之原。信為大也。比者命令布下。尋復衝改。是以郡縣承用
者。駁姦吏巧語。因緣為市。民無所措手足。而多犯于有司。揆大體而
論之。此損政之深者。倘朝廷出令。事干大政。必集議而後行。下于多
方。必一定而無變。略其苛細。刪諸重累。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
一哉王心。如此則法制允當。協于中理矣。臣所謂經費之未節。以其

用度之無執者。伏以承平之日久。是故因循之弊生。日知其所增。歲不知其所減。此費之所以煩也。陛下幸加惠思。所以得節之理。臣謂宜以約處之而已。宮室臺榭。足以順陰陽之候。旌旗羽衛。足以昭文物之容。苑囿池籞。足以備游豫之行。音官樂部。足以具燕享之禮。自餘土木之不急者。舉罷。容衛之罕用者。勿飾。寬池囿之利。下賦於貧民。省音樂之伎。稍斥其冗食。減後苑之工巧。息匠司之營繕。慎無名之好賜。約無功之匪頒。罷緇黃之厚施。節一切之橫費。以緩天下水旱之賦。以為國家帑廩之實。以濟疲農工女稼穡之勤。以整老弱孤寡飢勞之殃。如此。則德澤被于天下。而經費有節矣。臣所謂樂未諧於韶濩。以其工師之失職者。昔舜命九官。夔實典樂。漢史叙得人之盛。而儒雅質直無協律並列。又漢制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歷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夫均聳考律。其義微矣。故師胥警曠。古

所甚重也。今夫執伎以事上者。歷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有翰林之署。至于琴弈書畫一藝之微者。莫不厚賦廩稍。間蒙寵賜。太樂諸工。真古者大夫士之職也。謂宜略依司天為之官次。補用知鍾律之士。以充其選。擇取儒師為之令丞。使習其精義。通其鍾呂。雖名異於韶濩。而可以薦天地享祖宗。其用一也。臣所謂刑未措於成康。以其貨利之亂制者。伏以國家之在宥天下。一統治平。德教加於蒸人。其陶化益深矣。陛下臨御區極。欽恤庶慎。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有慘怛之憂。有忠利之教。而刑未之措。獄繫猶繁。其故何由。蓋上寵貨物。漁財利之路多。筦權封占之法密。間之以權豪富室。侵奪貧細。吏務因循。或引賕賄。不能抑強扶弱。是以小人業盛窮而思溢者眾矣。誠朝廷慎擇守宰。推抑豪猾。稍寬利路。以優齊人。刊定律令。除文致毛細之法。務從簡易。使民不敢欺冒。而試法吏無以輕重

而侮文。則刑雖未盡措。而羅網寬矣。臣所謂官司或昧於廉平。以其澄勸之義廢者。按周典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雖治行不同。而同主於廉。故馭吏之法。嚴重惟貨。而受賂拒禁。相繼有焉。意者官刑稍以寬弛。部長多故。縱歟。夫貪吏侵刻下民。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及貫盈滅趾。官以墨敗。而又赦令屢下。亟蒙釋解。身書未乾。已冀收叙。此所謂官刑稍以寬弛者也。今夫令宰有濫躋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暴之政。而司官隱不上聞。及乎惡積而不可掩。事播而不可追。罪正不察。厥罰至輕。倘使諸統設之司。及于職事之職。賦罪相坐。以重其累。則人自為計。下無容姦矣。夫峻刑苛禁。誠非治世善化之意。然今風俗流溢。踰軌者衆。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馭駢突。而不利。至銜策且奔蹏。而銜蹏矣。古所謂惟齊非齊者。謂此道也。臣所謂風以類。衡於素樸。以其分度之禮。踰者書。曰惟民生厚。

因物有遷。違之所令。後厥做好。故君人者。善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淫。夫風化之所起。必由上以達下。內而及外。且萬邦表則。在乎王國。今夫彫飾巧偽之器。奇邪纖靡之服。陳墜于市。流于四方。詐偽姦欺。聚為淵藪。按周官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古之制民者。使之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無過五兩。合親不踰一肉。故王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謂宜益條其僭侈之弊。惟事事為之分度。所示制令。期于必信。如此。則爭奪踰靡之俗。革禮義敦厚之教。行矣。聖策曰。夷貊雖率化。而時有陵犯邊鄙者。歲時雖嘉靖。而時有儆戒。變異者。茲又以見陛下過虞。寇聚之漸。祗畏天戒之重也。然陵犯之擾。雖特微裔之小醜。變異之來。茲乃陰陽之大事。何陛下問之後。卒彼群蠻。依嶮峒之險。恃林嶺之阻。窺伺無備。潛出攘掠。結集如蟻。蜂飛。迺如鳥獸。守臣無狀。自投亡地。然此之區區者。亦何足以累。

國威煩聖慮哉。臣謂邊事之重。其在西北乎。北戎通好於我。餘三十年。自漢氏已來。夷夏之和。而能堅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夫以利相結者。利盡則交踈。以勢相合者。勢解則難作。故有備無患。謂之善。無恃不來。在乎多算。又西陲雖受羈縻。姑息蓋久。自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扼益蹙。雖貢職外謹。而巢穴內堅。鄙上之防。不可不戒。且自唐氏中世以降。兵農之業離。文武之權分。而政事不齊。國謀相乖矣。今之邊事。根本在於廟堂。措置施設。固非下臣所得而詳。然三軍之命繫於主帥。是以擇將之重。兵事之本。臣請因平寇之問。著于後篇。以言之。深惟陛下以天日高明之德。承祖宗淳耀之靈。夙興視朝。中昊勤聽。勅天之命。臨此下人。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宜乎自天降休。旨嘉來應。而災異數作。譎變仍見。上天勤勤之意。諒不徒發。而必

有所屬也。間者殞星如雨。流擾失次。地震空。襄裂而湧泉雷不收聲。泄于窮冬。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輒或數日不解。臣鄙儒昧於天官之學。竊考春秋之義。及前志天文五行之占。其咎皆由乎陽德微弱。陰道專縱。下為阿比。盜用威柄者也。夫陰之為象。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天意若曰。將俾陛下察左右之姦。正官闈以禮。謹邊防之備者乎。夫人君之道。所以配乾而法天者。蓋取乎乾體之剛。天行以健也。剛故中正無邪。健故運用不息。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春秋之義。譏大夫之專者。夫臣下能竊威福之柄。亦不專在乎執政。當國者苟信聽之。或過則欺。誣之隨生。蟻漏壞堤。炬遺燎原。杜漸防微。在慎厥始。此所謂察左右之姦者也。若夫防威黨之侵預。絕女謁之請求。御進取周典之文。均選循漢氏之制。戒留連之害政事。審幽怨以延和氣。此所謂正官闈以禮者也。若夫將校之列。息其智勇。可任

者為誰。卒伍之衆察其銳驍無前者有幾。邊壘守將孰有扞城之材。惟惟謀臣孰有折衝之筭。至于儲峙輸發之術。兵械精完之數。有一未備。非先勝之道也。此所謂謹邊防之備者也。夫是三者。惟在陛下存神而遠懸。凝慮而深思。利柄勿以假人。主威貴乎獨運。雖篋積已固。扁鑄不可不嚴。雖垣墉既脩。關棧不可不設。用乾剛以預陰異。謹人事以應天心。如此則災異不足消。休祥不足致也。且聖策俾臣精心極慮。無有所隱。臣既冒陛下斯舉矣。敢悼後害而為身謀者歟。亦在陛下寬狂妄之誅。以來天下至當之言焉。聖策曰。古之制度可用於今。今之章程有鑒於古。並宜條列。勿事猥莽。臣謹按春秋之義。變古易常者。而又善變之正者。蓋國之善制。不可輕變。其未至者。變之可也。伏以先制舊法。彼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設。誠大制度。或大典章。為世規摹。著在甲令。故當守而弗失。謹以奉行。至于凡小事

為。因時消息。或迹存而理異。或法八而姦生。必踐而行。以為無改。祖宗之道。此所謂膠柱而鼓瑟。刻刀而求劍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變。之謂道。昔先王之作為爵祿賞罰。以親攬其柄。是以為天下之主。見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若政無大小。人無善惡。進退用捨。一取諸舊。是爵祿賞罰不在人主而在例也。與奪之柄於陛下何有。臣願陛下革弊去蠹。無不忍之愛。拔才賞忠。無踈賤之隔。大稽諸古。小度于今。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已。如此則古之制度斯用於今。今之章程自合於古矣。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聖策曰。立樂之方。何以答神祇。而采瑞物。祥刑之要。何以空囹圄。而致和氣。臣前所謂謹工師之職。齊貨利之制者。備矣。夫樂作而順氣成象。則和。和則瑞物至矣。故變曰。於予擊石拊石。鳥獸跄跄。蕭韶九

成鳳凰來儀刑得中則清清則和氣應矣。故周官曰以刑教中則民不
競。夫是則和氣其有不通乎。聖策曰。遼東多士。懋建庶官。咸有常規。可
為來範。唐氏考功之法有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
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
之最。銓衡人物。東擢才良。為選司之最。揚清激濁。震貶必當。為考校之
最。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
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兵
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推刑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離校
精審。明於判定。為校正之最。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訓導有
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帥之最。禮義興行。
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詳錄典正。詞理無舉。為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

必當。為糾正之最。明於勘覆。稽六無隱。為勾檢之最。職事脩理。供承
強濟。為監掌之最。功課皆充。丁一正無怨。為役使之最。耕耨以時。收穫
成課。為屯官之最。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推步盈虛。究理
精密。為歷官之最。占候醫卜。効驗居多。為方術之最。讞察有方。行旅
無壅。為關津之最。市廛不擾。奸濫不行。為市司之最。收養肥碩。善息
孳多。為牧官之最。遣境肅清。城隍脩理。為鎮防之最。類其善最。按定
內外文武官吏之課。為九等焉。漢刺史以六條察所部二千石。其略
曰。豪右無并。占田過制。曰二千石。納引賂賄。曰喜起任情。曰選著不
平。曰子弟請託。曰違公不比。此科條之目也。聖策曰。士民之類。愚衆
賢寡。奢僭相尚。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安在。是成身防備之術。臣
既略陳于前矣。蓋民之為名。謂其氓庶無知辨者。愚之衆也。所慮蓋
然。其動靜。趣習。惟上是視。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僱。言下化上之速也。在易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下
識辨。則民志斯定矣。其在節卦象曰。節以制度。數議德行。夫數度有
等。則貴賤章別。德行見獎。則賢愚自分。此則節之本也。陛下念民習俗
屢以為問。有以見聖意之深。憫乎末俗之不厚也。問者頗下。詔旨戒
服。用之尤溢者。媮靡少損矣。然未足以稱陛下淳儉之教。意者民之
所効者。其本未正歟。春秋之義。法之所建。必自貴者始。陛下誠欲清
天下之弊。其自諸戚里豪貴大臣之家。以先之。上徐起而下奔走。不
嚴而化。此其術也。聖策曰。蠢爾微寇。何以革其非心。漠然天鈞。何以
致其順序者。夫高夷微孽。臣既列于前。若矣。其擇將之事。請得復盡
焉。今禁衛千幕。環絡京甸。什伍相長。偏裨相承。六軍之重。統乎元帥。
而皆起奔走之勤。舊積恩澤。以補。以驅力為戒。以引強為材。皆不
足以盡機。應意不足。以繫部伍。冒。以驅力為戒。以引強為材。皆不

姑息。設不幸遐陬有囂聚之寇。邊隅有侵軼之擾。雖受成于上。指蹤
在人。非惟師律之不減。智勇之無恃。是其肯委易得之富。庶肯難死
之鋒刃乎。故將不知兵。主不擇將。無功厚賜。無勞厚祿。皆法所忌者
也。向者朝廷念將帥之材難。是以擇搢紳之能者。然其所得率多善
奔走人事。以為寵利之路而已。其鈐略才藝。未謂無之。然固鮮焉。誠
國家因為科條。損益其制。使夫衣冠之應詔者。為設機宜十問。以策
之。必有稽於軍志。精合於時體者。為通權之理。戎參于列校。其方略
智勇固未之盡。抑猶愈於徒進者也。至于和。大鈞。致大順。茲由民心
下和。則和氣上。應爾。時使薄歛。以富之。緩刑弛力。以佚之。制節謹度
以平之。擇吏審令。以安之。是以政和則民和。民和而後陰陽和。陰陽
和則大鈞調。而順氣序矣。聖策曰。且道者萬世無弊。而前代有忠文
相救之說。法者百王不易。而舊典著輕重異用之宜者。夫董生推道

蓋探其本而言。荀卿論刑。蓋有所激而發。彼三代之弊。雖有忠文相
救之說。至于法天順人之意。其可改乎。此則萬世無弊之本也。彼治
亂之世。雖有輕重異用之宜。至于適惡扶善之用。其可殊乎。此則百
王不易之制也。皇策曰。戴記為國有九經。所宜銓次。周官辨地以五物
咸為敷陳。夫為國有九經者。脩身則不惑。尊賢則道立。親親則諸父
昆弟無怨。禮大臣則不悖。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為國
之九經也。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
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
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
穀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哲
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而痺。此五

地之物也。聖策曰。固將施之於行事。匪獨取之於虛文。茲以見陛下
虛已以諮詢。留聽於葑菲者也。臣材識迂鄙。不通于政。至于所發。亦
庶幾有以上當聖心者。陛下不廢其言。擢其近是者。於澤而用之。使
天下知國家設科取士之道。不為虛名。則豈惟臣之獨被寵靈也哉。
固國家之盛美者已。臣昧死上對。

慶曆五年。張方平為御史中丞。上言曰。臣觀古今治亂之變。在上下
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
况近司輔臣。股肱同體。協恭和衷。豈容乖異。竊聞中書奏事。爭辨御
前。連日紛譁。中外喧駭。其於事理。必有曲直。伏以中書政本。其所擬
議。即為命令。無作好惡。是謂皇極。各徇所執。何以適治。歷代敗亂之
兆。皆由朝廷立彼此之論而已。彼此立。則朋黨分。朋黨分。則勝負生。
勝負生。則攻奪作。攻奪作。則敗亂之所以起。臣願聖心深鑒於此。緣

中書議論之事頗密。外傳不審。不敢以為言。故陳理亂大體而已。時方平又上言曰。臣嘗讀漢書。至晁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於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戮於姦諂之口。而史氏不能褒發其忠。更議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反覆較錯。凡所辯議。悉國家危事。亂經。將以圖安建治。皆合霸王之軌。不可不正。與之謬議。嘗試論之。古不可變耶。則是三代無革弊救失之理。而漢亦用法當循亡秦也。忠恭之異尚。質文之殊用。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固三王之罪矣。用寬大章苛慘。固高祖之過矣。夫以文景之世。追視漢初之政。沿革既多。豈錯先嘗變易哉。稽遷旨意。則是顛而弗扶。危而弗持。興亡倚大。成敗推數。括囊結舌。浮沉容身者為智矣。此乃夫子深鄙以為為用彼相。可為具臣者也。故論者稱遷是非。謬於聖人。其斯誠矣。且使後人務苟且而惡立事。貴因循而重改作。沮有心之銳。為無功之難。其於教義。不

重。虧與。臣嘗論之。夫為邦之道。有制有權。制為之本。權為之勢。節之以禮。行之以信。齊之以刑。斷之以義。此不可易之法。故為之制。長則繁之。短則引之。重則損之。輕則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為之權。其不可易者。不為艱危。急卒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為安寧。平泰而慢之。其本正。雖危必安。其勢傾。雖治必亂。然人之大情。危必思安。治必忘亂。均乎二者。處權為難。非通才達義。適時知變者。孰能與於此乎。易曰。變則通通則久。故樂而不亂。復而不厭。之謂道。夫事遠必弊。法久必衰。保其始。初各有云。設時遷俗易。迹在理非。聖人執權。蓋即回革。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源必正。彼立法垂制。不在人君乎。言為典刑。動為律度。苟無愆於大義。寧一取乎舊章。在商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在周宣王。聿求賢臣。憂勤戒慎。以振絕緒。嘉靖庶邦。並建中興之業。夫豈志履湯武之迹哉。在漢孝武。

引拔俊乂。文藝隆。武功震耀。雄材大略。為漢盛主。又豈咸踐文景之教哉。且事苟便。俗豈憚乎解絃而更張。政苟戾時。何固乎守株而承雉。故夫不知達。惟推變之理。而牽易常循舊之說者。是拘生腐儒。按文泥俗。疑塞治道。此聖智之所常患者也。臣敢旁採世務。僅若小救者。列之以裨萬分焉。

立政之本在信命令

臣聞制天下之動。有主手一。齊天下之衆者。存乎信。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兆民從乂。其難其慎。惟新厥德。天下至大也。兆庶至衆也。民心至動也。萬務至煩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使衆而不惑。繁而不亂。非信何以一之。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惟其信之謂也。故王者居上以制。下宅中而圖大。慮善而動。非禮勿言。動則可法。法必可以繼。言則可行。行必可以

復賞罰政命。紀律條貫。惟事事乃其有訓。非信何以成之。傳說曰。惟口起羞。言教令輕。教所以召亂。帝舜曰。惟口出好興戎。謂王者之言。天下善惡所繫也。故凡為人上。自一話一言。罔不戒慎。一動一靜。罔不寅畏。又况設為法制。布于四方之大者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故命令者。國之綱紀。政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目隨解。隄防一傾。則橫流莫制。故令必信。則上得其正。下安其事。令不信。則吏侮手法。民慢其禁。突雖微於安靜之初。害必大於急遽之際。且匹庶而無信。衆必棄之。士而無信。友必踈之。卿大夫而無信。家必敗。王者而失信。天下必危。故人可以去食。而無信不立。三軍可以奪帥。而非信不行。為國之本。為政之經。信為大也。比見朝廷詔令。或尋即遷改。或久而自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體而論之。此損政之深者。蓋國家切於求理。急於聽受。一人唱之。即行。一人

沮之即止。本末故以爲柄鑿。前後自相矛盾。是使民無所措手足而多
犯於有司者也。臣以願自今凡諸臣有請創端釐舊事干大政。必集
議而後行。下于多上。力必一定而無變略。其毛細。簡其苛蕪。勿以辯言
亂舊經。勿以小忠。以害大德。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萬姓咸
曰。大哉。王言。又曰。哉。王心。自然民協于中。四方風動。嚮敢復慢。孰
不悅從。嗚呼。弗慮以胡獲。弗爲胡成。慎厥初。圖有終。惟明明后。邦其永
孚于休。

致理之要在實言路。

臣聞趨利違害。去危圖安者。世之大情。遺身徇時。忘家存國者。人之
難事。故夫從容於舒逸。眷戀乎富貴。泥乎情之樂者。舉世而是。感激
乎忠義。顧重乎名節。處乎事之難者。絕世而希。哲后興王。深推此理。
故開懷接納。動心。率勵。無言不受。擇善而從。奇策遠猷。必加酬賞。犯

顏忤意。曲爲矜容。愚淺者固在恕中。踈誕者姑置度外。如鑑之照。各
盡其衆形。如衡之平。無爽乎一物。總群智以爲智。曰衆心而爲心。通
其情。僞分其邪。正而君人之道舉矣。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
主罔與成厥功。盤庚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此則詢于芻蕘。下及庶
賤者也。况於士民乎。况於卿大夫乎。臣聞之。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政
事有關。必訪旁議。詩曰。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晉
文聽輿人之誦。克興霸功。子產採鄉校之謗。卒成善政。衆所善者。我
則行之。衆所惡者。我則改之。政以無瑕。事以合義。是爲國者之藥石。
爲政之量準也。譬之庶人治一家之政。其里人。邑子。有見其田萊不
闢。家事不脩。則勉之以敦業厚生。勸功利用之說。見其羞服。玩用不
中。禮。起居出入。不以時。則誠之以制節謹度。周身蓄用之善。居常則
勵之以孝悌和睦之美。緩急則展之以救賙分勞之助者。是必其族

姻親愛意在相厚者也。其有語焉不以義游焉不以時。間誘其子弟使不循於法。離謀其僕妾使不親其上。是必素嘗仇恨。或挾姦伺便。有所利之者也。彼為一家之長者。將孰悅焉。是必悅其相厚者。謂有益其家也。是必怨其仇而利之者也。謂有損其家也。今為天下乃不然。忠良而相厚者。譏以為怨。讒邪而利之者。讒以為悅。是固不若庶人之治一家。能審損益之正矣。嗚呼。歷代之昏君暴主。不能自入於道德之門者。可知之矣。由其臣有利之者歟。歷代之亂臣賊子。不能自立於忠孝之路者。可知之矣。由其主有以召之者歟。故君臣之誠不盡。則天下之患必生。理之然矣。臣竊惟陛下體乾剛之德。奮震耀之斷。獎拔孤介。聽納下議。帝堯之詢于衆。大禹之不自矜。成湯之從諫弗咈。文王之徽柔懿恭。道兼前王。光被四表。小臣愚鄙。安足以識聖德之大者。然嘗覽載籍。頗識理亂之道。見乎英叡之君。忠正之臣。

恭畏戒慎。咨嗟相戒。莫不以博采下言。周知衆情。而興治德。驕佚之主。姦利之下。阿諛順欲。牽合迎意。莫不以壅遏忠直。漸取衰救。而至危亂。故深願陛下揭日月之明。無幽蔀而不照。廣江海之度。無涓流而不納。批裨不以近俗而見棄。對非不以下體而不採。招來讜論。以廣聽德音。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雖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隨即諍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本也。臣聞人之才有通塞。識有淺深。諍而合義。自為深益。諍或非當。第可置之。故春秋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去者謂三諫不從。去之以禮。此諫而是者也。叛者謂諫不合道。去不以義。此諫而非者也。是故臣之論事。容有富否。在人主明擇其善。可從而從。

若乃闢忌諱之門。斷譽謬之路。公為救拒之意。以沮忠義之心。臣雖甚愚竊所不取。伏願陛下覽成湯盤庚之令典。考漢宣唐文之善制。務進有心之士。時聞造膝之對。益為寬大。配洪覆於上穹。不自聰明。託視聽於四遠。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則七世之廟。傳祿於無疆。蒸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

姑息之賞

臣聞惟名與器君之重柄。信賞必罰國之大經。故以德詔齊。度材居位。計勞賦祿。量罪議刑。百王之通制也。二典三謨。五誥衆誓。春秋一王之法。周官六典之訓。功懋懋賞。其義同歸。故車服以庸。二帝所以褒德。衣裳在笥。有商所以禮賢。爰及成周。具存異制。寰內卿士。旬外侯伯。則有九儀之命。以異尊卑之數。八柄之法。以馭爭奪之權。其好賜匪班之式。蓋所以持寡善之厚意。非尊寵大臣者也。昔者周公輔成王。致太平。既

營洛宅。杜于新邑。庶邦冢君。駿奔咸覲。召公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乃出取幣。入以王命。錫之纚束帛爾。則知聖人尚德貴禮。不黷貨利。訓天下以恭儉而已。及王室衰亂。戰國紛擾。兵孳禍結。務相吞勝。競為賞法。以激用命。故秦設武功。爵二十級。以授戰士。齊立賜金之令。魏行給復之制。以首爭首。而享且茅。連從約衡。至取封君。干賞蹈利。遂以成俗。乃至楚漢。歷世之王。各乘間業。豈行窺圖。得之為英傑。失之為姦叛。莫不威之以斧鉞。寵之以軒冕。是猶鬻販賈賣之道。劫質誘略之術。豈先王尊教化。褒功德。法天秩。而制禮之意歟。至於唐氏。天寶幽陵之亂。建中奉天之逼。而爵賞刑罰窮矣。財賦不足以頒賚。而職官之賞行焉。職官不足以補授。而檢試之號立焉。吏胥與皂。假春坊憲署之秩。卒旅冗校。僭三公八座之稱。彘章蕩然。官紀大紊。五代相蹂亂靡有定。响濡姑息。務相加厚。姦臣驕悍。磨牙擇肉。指幣藏

為外府。視藩嶽為別第。人君之御國。如燕巢幕上。固無暇刺深固之
弊迹。立宏遠之規摹也。伏惟我有宋之集靈命。而宅天極也。經綸屯
昧。削平亂略。丕冒無外。緝熙光明。故歷世之相輔。所以為我而驅
除。尚衆政之有目循。固宜鑑彼而創艾。臣竊見賞典之謬。姑息之軌。猶
有存焉。疑朝廷侯議者之所教之。善乎前賢之論。爵賞也。以為立國
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
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
輕。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之于其權。專實利。不濟之以虛。則耗匱
而物力不給。專虛名。不副之以實。則誕漫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
賞典。錫賚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差號品異章服。所以飾虛也。秩之
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其掌務而
受俸者。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

散爵號。大抵止於服色資廩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
名。而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黷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
廢權。彼夫胥史臺輿。部曲卒校。雖執簡曳綬。而無貴異之實。假名虛
號。而無總攝之柄。罪不足以論贖。徭不足以底復。於下則在無喪無
得之際。於國則有虧名害義之深。是故損下之虛。益上之實。固權收
利。政之大方。子曰必也正名乎。夫豈惟名之不正而已哉。固有理之
重者。臣請備言焉。自天下又寧。四鄙不聲。人安其業。逾三十年。是國
家全盛之時。公私豐餘之日。而帑廩之無年之積。閭巷有半菽之民。
得非由於費也廣。故為斂也重乎。以是觀之。設不幸遐際有蜂蟻之
擾。連境有水旱之沴。邊徼有立功之衆。郡縣有施勞之人。虛名先盡
於無事之初。實利不足於有為之際。臨危而畫。殺機已晚矣。且兵驕
將惰。無甚于今。未嘗羸股肱。扞患難。而號列功臣。未嘗識亭障。出營

學而賞盈私橐。作法於治。救猶不救。治而無法。何救艱難。方今可謂
乘治作法之期。是宜悉去五代姑息之失。而乃虛實之用已竭。權義
之制未立。此臣輒用感憤者也。臣聞衆之去就。視乎君心。事之重輕。
繫於國制。重之則衆斯慕。輕之則人必略。故明主之為國。譬猶執權
衡。謂其可以輕重乎天下之事。制衆之去就也。慎惜之斯重矣。泛用
之斯輕矣。今虛名之在人。可謂泛而輕者。授之既不以為寵。罷之固
不足為怨。而乃不加意慎惜。作法貴重。謀所以為佐實利而用者。子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管子曰。密事端。則上神。自古明君良臣
講議理道。未有不以輕重消息之術為政者也。若其守一定之制。昧
通久之變。過時失會。後徒噬臍。乃以動衆為虞。易常為戒。若是而能
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臣不敢知也。

恩貸之罰

臣聞洪範三德。平康正直。言用正直之德。以治平寧之世也。蓋剛柔
並用。威惠相濟之謂正直。剛而不柔。則非綏懷之道。惠而罔威。則成
姑息之弊。且子產有寬猛之說。而謂寬則使民易犯。不若猛以為政。
荀卿有輕重之論。而謂輕則令人無畏。不若重之近理。夫子產仁人。
荀卿正士。其言刑法。乃後寬而尚猛。是重而非輕。彼豈樂苛慘而貴
殺伐哉。誠審乎治法之宜爾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
功。何謂平世。主尊臣卑。本重末輕。朝無權強。士無偽行。民薦其業。食
節用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風俗敦厲。禮義興行。綱紀文章。備整淳
重。此之謂平世。若其有不及於此者。未得謂之平也。且夫以一國之
法。譬一身之治。平則致養。疾必攻焉。安佚舒泰。而不以時發。伸宣導
則必有壅滯虛實之疾生焉。發伸宣導。既失其節。疾焉而不時攻。延
屬于腠理。浸淫乎血脉。而又急于針灸煎劑之救。滋入乎膏肓。則雖

扁鵲之伎。雅無施矣。然初由恃乎安佚。舒泰故也。故刑罰者。因循之藥石。保息者。承平之梁肉。已平而用刑罰。是以藥石致養。因循而復保息。是以梁肉攻疾也。臣實愚。慮未達理要。竊揆時政。屬累盛之世。治用中典。德化醇醲。仁澤深厚。民頗流靡。事或息貸。其尤著者。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賞行於上。而不行於下。若不整厲。銜策藉勒。鞭撻則且和鑿失節。債突敗御矣。昔舜因天討。有四罪之誅。湯制官刑。著十愆之誡。周官八議。其議貴之。雖蓋謂請讞于王。禮曰。刑不上大夫。蓋謂不虧傷其體。皆非謂不入罰科也。故內則有放奪殺刺之典。外則有絀爵削地。皆伐之制。漢氏之法。則有免罷謫徙。完春輸作之令。是故爵位者。天下之砥石。先王所以勵世磨鈍。賢則處之。不賢則避之。才則用之。罪則罰之。自古馭臣之通制也。古者位重則憂大。祿厚則責深。今也立重則無憂。祿厚則免責。故臣曰。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實行於上。而不行於下也。臣伏願陛下。英威發斷。高明深燭。鑒前王之治軌。訪良臣之忠議。更立大訓。裁其過偉。賞苟在功。不以踈近而殊賞。罰誠有罪。不以尊卑而異罰。如此。則國典正於上。官制立於下。貽範永世。見英主革弊立制之明焉。謹論。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